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二

勸說

魏

王朗勸文帝育民省刑

程昱說太祖無居鄴

又料孫權不殺劉備

郭嘉料孫策必死于匹夫之手

劉曄勸曹操代蜀

劉放說王松歸太祖

賈逵勸孫資應命

蜀

諸葛亮說孫權

龐統說劉備

姜維說鍾會

吳

魯肅說吳主弔劉表二子

朱治說孫貴陳安危

王朗勸文帝育民省刑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

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

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程昱說太祖無居鄴字仲德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乃各引

去於是表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詐之

時昱引見言曰

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願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

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表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表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

又料孫權不殺劉備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于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

郭嘉料孫策必死于匹夫之手

孫策轉聞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桀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

劉曄勸曹操伐蜀

時太祖征張魯平漢中曄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

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憚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人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劉放說王松歸太祖

字子桑遭世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

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

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

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
表之疆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
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
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
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
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

賈逵勸孫資應命

字梁道時太祖辟資會兄

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
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

足下抱逸群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
且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

壁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
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

蜀

諸葛亮說孫權

時亮與徐庶並為曹公所
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遂詣

曹公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
時權擁兵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安南
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
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
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
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
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
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荊吳之勢疆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
主并力拒曹公

龐統說劉備

字士元先主器之親待亞于諸葛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統

說備

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

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
出必具寔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
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
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
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
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
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伯今日不取
終為人利耳備遂行

姜維說鍾會

時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誘滅擾亂以圖克復也乃

說會曰

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
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
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于既平大夫種不
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
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
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顛而從赤松遊乎
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
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
情好歡甚

吳

魯肅說吳主弔劉表二子

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

朱治說孫賁陳安危

字君理時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

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為陳安危

治說賁曰破膚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敍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魚建將校仍闕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

三國志文類
八卷
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劃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二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三
對問

魏

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

蒯良蒯越對劉表

荀彧討袁紹對

賈詡定太子對

又伐吳蜀對

鍾繇獄詰辭

毛玠獄詰對

王肅對明帝帝欲不諦

又對史遷隱切對

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

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文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雲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

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氏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

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苗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誦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周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問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導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知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

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
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
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
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
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于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
輕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
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昔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
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
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
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

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
然後薦舜為舜之本寔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
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
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
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
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
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
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
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
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

有薄厚也

蒯良蒯越對劉表

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表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具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表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

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表術勇而無斷蘇代具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即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

荀彧討袁紹對

表紹與太祖書其辭悖悖太

力不敵何如
或有此對

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中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寔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怯惜故天下忠

正效寔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為太祖悅

賈詡定太子對

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

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對曰

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盡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臣遠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伐吳蜀對

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

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
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
雖最爾小國依岨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孫權誠虛寔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
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
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
武

鍾繇獄詰辭時毛玠出見黥面皮者其妻子
泣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

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
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

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
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
槩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
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
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
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案典謀急恒寒若豫恒燠
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
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
王早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
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可以應天玠譏諂

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

毛玠獄詰對

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如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齧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

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王肅對明帝帝欲不諱帝嘗問肅曰漢桓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

帝者諱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

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于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

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

又對史遷隱切對

帝問肅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

暇孝武令人切齒書對

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寔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獄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三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四
問

魏

郭嘉討袁本初對

劉曄伐陳策對

又對吳求降

孫資討蜀對

又伐吳對

又對明帝萬年後計

杜畿錄寡婦對

鄭太對董卓

郭嘉討袁本初對

字奉孝為司空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

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嘉對曰

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

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寔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息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
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
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
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
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劉曄伐陳策對

曄字子揚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

時遣變將致誅莫能禽克大相問群下可代與不咸曰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以為損得之不足為益

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疆耳非有爵命威信
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

守今天下畧守後服先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
廣武君為韓廣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教後寔而服
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
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
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

又對吳求降

時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

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
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
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
假中國之援以疆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

變其計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吳降

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無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教暨四遠此寔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

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卑如曄言

孫資討蜀對

時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

然以問資資對曰

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

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遇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此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自盛吳

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

伐吳對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

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

尋敗

又對明帝萬年後計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

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

欲得親人誰可用者

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昨猶有曹休內外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恃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

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
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
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
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
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
罪周勃以吹簫引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
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侍中二十餘年
小心謹慎乃是親信日磬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
用左右尚曰妾得一胡兒而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
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

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
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
臣之所能識別

杜畿錄寡婦對

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
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
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
左右顧而失色

鄭恭對董卓

字公業少有才畧多謀計何進
輔政徵用名士以恭為尚書侍

即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諫不能用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立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群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疆蓋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日衆人莫不變色為泰震慄泰乃譏辭而對

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先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

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談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慕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牽徒旋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扶矛弦弓負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群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

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涅中義從八種西
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悚
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
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息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
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寔不相若八也夫戰
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
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
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
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邛根矩清高直亮群士
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
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
滎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
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
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
衆以輕威重卓乃悅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四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五
對問

魏

傅嘏伐吳對

陳群肉刑對

虎毓舉才對

和洽時風不至對

高堂隆對崇華殿災

又對鵲巢凌霄對

王基伐吳對

傅嘏伐吳對

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

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對曰

昔夫羗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
闕辟土魚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魚平荊州之後
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
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國大舉之策今權已
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虛政民免酷烈
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
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泛舟徑

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
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
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
然施之當机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
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
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
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
同患若恪竭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
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謀不行
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

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
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祖遵等擇地居險審
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
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
三也羅落遠設間禦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
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
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
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
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
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

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歛重財匱故敵逸能
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
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
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
弊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
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措紳之徒咸言和親
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
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

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陳羣肉刑對太祖下令議復

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寔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寔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

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盧毓舉才對

明帝時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

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

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和洽時風不至對

太和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

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元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詔異同

洽以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已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周吏士豐

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寔蓄士養眾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

高堂隆對崇華殿災

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

乎

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

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如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寔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

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誨禮儀清婦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萑蒲嘉未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寔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又對鵲巢凌霄闕

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造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體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

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王基伐吳對

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灌溉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寔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

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
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
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擒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
矣

三國志文類三十五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六
對問

蜀

諸葛對先主問計

龐統稱才對

秦宓對或問自比巢許四皓

又對夏侯纂

又對張溫

李恢代鄧方對

吳

趙咨對魏帝吳王狀

魯肅對吳主佐桓文之功

朱育對濮陽興

諸葛亮對先主問計

先主見亮屏人曰漢室傾軛奸臣竊命主上蒙

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

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疆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

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

于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

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

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于
是與亮情好日密

龐統稱才對統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
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

曰答

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教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
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
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秦宓對或問自比巢許或謂宓曰足下
欲自比于巢許

四皓何故楊文藻
見瓌穎乎宓答曰

夫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
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接輿行
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
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
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
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草
子成之誤况賢于己者乎

對夏侯纂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
請請必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

曰仲父宓稱疾卧在弟舍纂將功曾古朴
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設宓卧如故纂
問朴曰至于貴州養生之具寔絕餘州矣
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

以來其爵位者或不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
 為世師式不負于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
 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原立見論語作法
 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
 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之言假如密以簿擊頰
 日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請
 為明府陳其本也

每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
 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
 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
 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
 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
 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

府以雅意論之何若于天下乎

又對張温

吳遣張温聘蜀必有此對

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
 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
 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
 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
 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
 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
 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于

東而没于西答問如響應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必
之文辨皆此類也

李恢代鄧方對時康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

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
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役趙充國曰莫
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
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
刺史住平夷縣

吳

趙咨對魏帝吳王狀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主何等主也咨

對曰

帝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
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于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
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
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于天下是其雄也
屈身于陛下是其畧也

又答嘲

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
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帝曰吳可

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
曰吳難魏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
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
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
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
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
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魯肅對吳主佐桓文之功

字子敬權因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

震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

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

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淵聖文乎肅竊料
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
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
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
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
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真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

朱育對濮陽興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任郡門下書佐太守濮

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聞朱穎

川問士于鄭名公韓吳郡問士于劉聖傳

王景興問士于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問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

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
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王出崑山
珠生南海遠方異域衣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羨貴
邦舊多英俊徒以遠于涼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
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
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
江南山攸居寔為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
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
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
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

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
色養喪致其哀卑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
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躡漁則
化盜居則懷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姬行足
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
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
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
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官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
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
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

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攄人情之
歸極文趾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
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白章梁宏功曹史
餘姚駟勳主簿白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君
門下督盜賊餘姚佐隆劄莫候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
黃他身當白刃濟君于難揚州從事白章王脩委身
授命垂教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
家憂國列在八駿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
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
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

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
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
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于此足矣翻對曰
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
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
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
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于此而葬之矣鄞大里
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
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
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于傳籍較

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
笑曰善哉語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
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
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
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搤柳下遭漢中
微委官棄祿遁跡黜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
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此竟三高其聰明大畧忠
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
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
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

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
士立言梁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
虞翔各馳文檄擘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
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
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
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
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
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
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
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于吳元鼎五

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于此而立東部都尉
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向章
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
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
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六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七
議

魏

太祖拒王芬等謀廢立議

帝王優劣議

荀彧糧盡議

又寢復九州議

賈詡追退軍議

夏侯玄時事議

劉劭廢朝却會議

太祖拒王芬等謀廢立議

吳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

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魏書載太祖拒芬

日辭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眾連黨何

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帝王優劣議

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尚書崔贊表亮鍾毓給事

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等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

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眾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畧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顛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與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

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
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
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覽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
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寔方諸漢祖吾見其優
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
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
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
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
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

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
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
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顓亮等議曰
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
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
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
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
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為大雅明矣
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
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

之助寒泥讒慝不德于民澆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
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衆以
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
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
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
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
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
但夏書淪亡舊文殊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
粗述大畧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

不行不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
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群臣咸悅服中
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
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
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
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
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
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
會退論次焉

荀彧糧盡議

太祖保官渡表紹圍之許以引

此議

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又寢復九州議

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

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有此議

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

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関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

賈詡追退軍議

太祖征張繡一朝引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

也追必敗績繡不從奏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詔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詔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詔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詔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

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夏侯玄時事議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同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于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机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

之所由哉若今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
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
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
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
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
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
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
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
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

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
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
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
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
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
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
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
摠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
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
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

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
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群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
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
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
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
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
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
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
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
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

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
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
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
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
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
治制今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
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
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
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
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

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敔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哀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徃徃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收亦增

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使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

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
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士
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
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
有錦綺之飾無魚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
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
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
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
心自消於下矣

劉劭廢朝却會議

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
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
會劭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
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
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三國志文類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八

議

魏

王朗復肉刑議

華歆舉孝廉議

程昱誅降者議

郭嘉圖劉備議

劉曄議號謚

張遼議太祖教

崔林考課議

三國志文類

味書室日鈔

表譚求和議

楊阜四甚議

王昶百官考課議

蜀

諸葛亮正議

諸葛亮絕盟好議

吳

郊祀議

張紘都金陵議

赦盜乘御馬議

王朗復肉刑議

司徒王朗字景興時鍾繇上疏復肉刑朗建此議

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

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

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則

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

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

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

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

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

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肉有以生易死不此言之恩

外無以別易欽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
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華歆舉孝廉議

字子魚時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

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
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
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
得哉帝從其言

程昱誅降者議

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
參軍事曰銀蘇伯等反河間

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
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議

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

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于圍也今天
下畧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
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
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
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
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
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
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郭嘉圖劉備議

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劉曄議號謚

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

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大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

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及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因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曰

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

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

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

典故也至于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

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

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

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為

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

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

張遼議太祖教

太祖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之眾圍合肥乃共

發教

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

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

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

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

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

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

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

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

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

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

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

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

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

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崔林考課議

字德儒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寮林議曰

案問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

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

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
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
毛不整振其領舉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
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
今之制度不為疏濶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
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

袁譚求和議辛毗

字佐治大祖為司空辟毗
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

譚於平原譚使
毗請太祖求和

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昆對曰明公無問

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
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
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
兵革敗于外謀臣誅于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
戰伐而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飢饉並臻國無困倉
行無裹糧天災應于上人事困于下民無愚智皆知
上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
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
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
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

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
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表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
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
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
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
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
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

楊阜四甚議

詔大議政治
不便于民者

阜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
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

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
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
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
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
良方正敦樸之士面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王昶百官考課議

詔使昶撰百
官考課議

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
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
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
長而揔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蜀

諸葛亮正議

時魏司徒華歆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

遂不報書
作正議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
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
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
竦稱莽之功亦將倡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
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推莽疆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
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
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

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
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逆繼之以篡縱使二三
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堯滔天之辭欲以誣
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
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
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
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平擬者哉

諸葛亮絕盟好議

時孫權稱其羣臣以並
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

交之無益名躰弗順宜顯
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

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蓋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尚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吳

郊祀議

群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

未為天子立郊於鄴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鄴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張紘都金陵議

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崗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崗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

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赦盜乘御馬議

魯王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

三國志文類第三十八

三才圖會卷之八

...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for writing.

Large watermark seal reading '上海图书馆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